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文山先生全集

(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84
56
V.

805

10.5

庫文有

種百七第二第

立有濟台
室書昆
點字

者嘉編總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845.26
5674
v.6

008984

文山先生全集

(六)

天文祥著

國學基本叢書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寶。至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顏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句詩前後卷。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躡各年之下。

丙申。宋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廬陵文氏。來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大父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字士表。人稱爲革齋先生。贈太師惠國公。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丁酉。宋理宗嘉熙元年。庚子。嘉熙四年。

辛丑。宋理宗淳祐元年。壬子。淳祐十二年。

癸丑。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是歲公夢召至帝所。帝震怒責其不孝。公哀訴。以臣實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賜以金錢四。遣去。公出門而震雷欲擊之。自嘆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擊。驚覺汗如雨。後一舉登第。而有父喪。但未解四金錢爲何義。

乙卯。

寶祐三年。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弟璧同舉。冬俱赴省。侍父革齋先生行。予旣以字爲名。字之者改曰履善。提舉知郡李迪舉送。

革齋先生與弟書曰。道由玉山。遇異僧。指長男曰。此郎必爲一代之偉人。然非一家之福也。

丙辰。

寶祐四年。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璧同登。及大庭試策。有司實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爲第一。臨軒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臥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先生棄世。天府治喪。榜下士資送。道路費粗給。兄弟卽日扶護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並不受。

丁巳。

寶祐五年。

九月。葬革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者。予曰。仕如是其汲汲耶。郡侯欲爲言于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

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卽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之心。以安社稷。建明倣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授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祿。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辛酉。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餘頗訐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予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製。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劉克莊行。

壬戌。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克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陟帖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秦時。鳳集阿閣。甫繙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爲速。在爾爲晚矣。人之不可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耳。

癸亥。景定四年。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所不屑。爲之鈞考裁決。晝夜精力不倦。吏不能欺。攝服焉。八月以董宋臣覆出爲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東擔將出關。丞相遣人謂公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親就養。郡兵火後。瘡痍乍復。予撫以寬惠。鎮

以廉靜郡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網紀。上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創便民庫。去之日。填兵出前窺名。爲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久益不忘。

甲子。景定五年。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刑。辭免不允。

乙丑。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推廣德意。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楮。稍振風采。四月。行部至吉州太和縣。伯祖母梁夫人歿。子父所生母也。申解官承心制。問臺臣黃萬石以不職論罷。是歲。關文山。

臨江城中金地坊銀匠陳見負關會過于市者。歎曰。我等困苦。止欠此馱耳。冀早盜殺負關會人。慧力寺後山中。捕司跡盜急。市荷擔行。鬻餽餌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鞠陳篋楚。諍服。將受刑。辭其母曰。爲子不能終養。必宿冤債。無可說者。望吾母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衙後李某家所得。關會具在暗閣上竹籠內。於吾死後。止用訖。關會買牲酒賽謝神福。內覆紙單籠上。用草爲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爲陳訴。越數日。公到。陳母乞屏左右。持素紙。以所夢訴。公卽命有司。同陳母詣卒閣。悉如夢。遂以李償負關會人死。推司及元捕人償陳死。

官贍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戊戌庚戌丙子長男道生生。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壬寅甲午丙寅次男佛生生。二月女柳生。三月女環生。九月除尙左郎官。辭免不允。十二月赴闕供職。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卻又夥焉。當時廢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尙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尙左高於郎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黃鏞奏免所居官。冬至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寢新命。

己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領府事。府極彫弊。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爲郡。居上流斗

絕稅務無所取辦。則椎剝爲民害。予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釀錢立祠。先是乙卯春。公家趨城三十里。曰冷水坑。旅店胡翁。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蛻爪其上。夢甚著。覺而異之。味爽。卽擁帚掃除石。驗所夢。已而公至。則坐于石更屢。翁言早寒。願飯而去。詞意甚勤。公問故。以夢告。且曰。他日必富貴。願垂憐我家。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經從必飯其家。歲時翁孀至公家。必優贈與。至是公載家寧國。弭任歸。午飯胡店。胡以宿諾請。公笑曰。諸擔中任擔取其一。胡屢謝不敢。則擇取一擔以告。公令衆啓視之。則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爲鄉里親友餽者。汝無用焉。命衆估時值。以其直與之。蓋胡以公五馬貴。如他人皆輻重充溢。不知公行橐固枵然。是以任其自擇。無嫌也。公之子孫過之。胡之子孫仍奔走迎送不倦。公家亦時優恤之。一夢之吉。乃纏綿受實惠。異哉。此胡老之言也。

庚午。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歸紹興。乞致仕。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要君之志。予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內制相承。皆呈葦當國。改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予直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臺臣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表寢新命。是年起宅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居予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綿谷。低昂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而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烟芊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主人日領客其間。窮幽極勝。樂而忘疲。其北曰北涯。以南長潭爲止。清遠深絕。蓋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演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趨。蓋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誠隱者之居也。予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乍有權望。卽外興獄訟。務爲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爲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爲起身白屋。解逅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卽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爲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淑。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聞江上有變。卽罷匠事。惟廳堂僅成。

癸酉。 咸淳九年。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躡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

知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禺。城陷。義不辱。自沉而死。予灑血攘袂。頓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爲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一月二十一日。哀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會日月之幾何。凜澗冰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然之經。慨國步之陸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冑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爲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滂沱。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尙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皆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勳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陸辭乞斬呂師孟。豐鼓不報。十月十五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還師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杭。守獨松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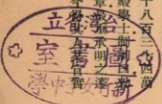
管史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賈似道駐師魯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啓除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將王輔佐爲總統。領兵下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統制方輿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又忌公聲望。出己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近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大史氏管發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魁義聲一倡。而土豪蠻蜮。裹糧景從。斯亦壯矣。而或者猶以猖狂議之。時士友爲之歌曰。出師自古尙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

旨。文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爲隆興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爲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割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州殿撰文都承。且照累割。時暫駐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萬功。奉寶批知。

察院孫嶸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准省割。令江西副使黃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部勤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伏念天祥。猥起書生。豈諳兵事。昨者。恭承太皇太后詔書。召天下勤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冀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率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爲平時掛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立爲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爲大屯。來赴闕下。忽得留屯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爲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衆。不堪安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瀝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

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闕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健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日。內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墨經從戎。仰藉朝廷威命。獎率江右湖南淮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中省。乞判命重臣接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冊繳中。詔勅三省進呈。卿狀辭免二書。兼督贊事。具悉。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明。惟寵嘉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爲安。繇少常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酌賢勞。相臣督師于外。命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夫移孝爲忠。以國爲家。古有明訓。矧危急之秋。其往求朕攸濟。理考親擢魁彥。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江西安撫使。辭免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勅三省進呈卿狀。辭免權工部尚書。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恩命事。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天愆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爲之增重。人心恃以爲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頤浩。開制闔于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著定枚功。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大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撐拓。以固吾圍。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師一

臨士勇百倍。用保父我文祖受命。民茲惟豐。芭貽謀之意。亟其禡牙。紆服宵旰之勞。所辭宜不允。正言曾唯奏。吳門奧區。今爲邊地。偷魁雋至。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尙稽光世節制之命。九月初七日。勘會文尙書。獎率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槩。深可嘉尙。除已頒三路制帥之命。仍兼督府參贊。知平江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致。事不可緩。合行催促。須議旨揮。旨令文天祥不候辭朝。疾速前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議支犒外。其餘諸項管軍頭目人。合與優加推賞。及許置官屬。科降錢糧。一應合行事件。並仰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行。史云。文尙書開闢。招軍備禦。朝廷科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迪功從事承信崇義郎官誥。各五十道。校副尉資帖。各一百道。鹽萬五千袋。節次支犒錢。十八界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五百貫。口券錢米。十八界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貫。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餘石。貼助軍士使用錢。十八界一十萬貫。截撥錢銀米。十八界十八萬八千三百貫。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米四萬九千五百二十餘石。起發特支犒錢。十八界二百萬貫。已上總計金一千兩。銀六千五百五十兩。鹽一萬五千袋。十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六千餘貫。官誥二百道。資帖二百道。米七萬三千七百七十餘石。十六日。除端明殿學士。制誥。日新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遙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亟承明之選職。內以傳畿廷之產。外亦褒帥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勘之蒞益部。皆膺茲選。今



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于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策。允謂寡二之略。予欲復江表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爾修扞。威稜聳前茅之令。夷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闈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二十七日。文制使辟周天驥帶告院。添差江西撫參。留司隆興府。楊仔帶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差江西撫參。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閱。添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架閣。添差浙西制幹。分司常州。十月。弟璧旨除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誥詞曰。勅具官某。惟爾哲兄。以鴻儒魁望。倡義勤王。忠於爲國。而不謀家。乃命闢制。修扞我難。爾競爽有令譽。虞侍陔養。叔出季處。恩義兩盡。寓直木天之峻。賦祿桐柏之祠。清且佚矣。孝友是亦爲政。往其祇若。季弟璋。特與免銓。充浙西制司內机。十一日。賜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獎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赴奮制闈之寄。將士用命。遂汛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盥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四匹。纈羅二十四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合一具。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劄示。其體吾注倚之意。十八日。常州破。公在平江四十日。去三日。而通判王矩之環。

衛王邦傑以城迎降。二十三日，北兵破獨松關，留夢炎遁。十二月，內批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興府劉槃以城降。制置黃萬石移闔撫州。聞北兵至而遁。都統密宥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城降。

丙子。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不得見。日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至皋亭山。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懇辭，問奉旨詣北軍議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大誼，詞旨慷慨。虜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予責伯顏，留使失信，罵呂文煥逆賊，引虜陷國，并數呂師孟叔姪罪惡，求死北營。虜置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放散西歸。二月八日，虜驅予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濟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給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庄。臥敗墻糞穢中。是夜趨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完。初七日，匍匐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寨。十一日，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相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鎖，自城門

陸行。四月八日。至溫州。五月朔。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
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七
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正月初八日乙亥。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公請以福王沂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
不許。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公又請於世傑。京師義士可二十萬。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勉公歸。
據江西。已歸淮。頃以爲後圖。十五日壬午。在朝臣一時俱逸。十七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
趙吉甫賈餘慶。獻傳國玉璽降表。是夕。宰相陳宜中遁。世傑遁。十八日乙酉。北兵至臨安北五十里。
益王廣王。乃從母家。出關渡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間走永嘉。公實陳此議也。十九日早。除公樞密
使。時北兵已迫修門內。戰守遷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吳堅左丞相府。會伯顏邀當國者相見。
旨令公詣北軍講解。衆謂公一行。爲可以紓國難。國事至此。公不得愛身。意虜尙可以口舌動也。初
奉使往來。無留北中者。公亦欲覘之。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二十日詣北營。至則留營中。峻都忙古
歹館伴。深悔一出之誤。從史者有意推陷。公不覺也。二十一日。宰相吳堅賈餘慶等以國降。且降詔
副以省札。俾各州縣歸附。左丞相吳堅等五人。捧表獻土北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辛卯。伯顏遣鎮
撫唐兀兒宋趙興相等。先罷散文天祥所招義兵一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公聞之。流涕不

自堪。

二月初八日。驅公隨祈請使入北。公不在使列。蓋驅逐之使去耳。盡出賈餘慶計陷。先一夕。公作家書。已處置家事。擬翼日行。則引決。家參政則謂公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爲晚。公亦以是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先是正月十九日。客贊公使北。天台杜潛梅壑。議斷斷不可。客逐之去。後二十日。公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公孤苦。慨然相從。朝旨改宣教郎。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十八日至鎮江。請十九日渡江。公自父京城外北兵營。日夜謀脫不得間。至是益急。謀舟夜渡。杜遂醉遊於市。銀三百兩。賄老校引問道走十里至江岸。以三人寄老校家。老校。余元慶真州故舊也。許銀千二百兩得船。公於河岸上沈頤家坐臥。從公者曰王千戶。狼突相隨。不頃刻離。是夕。公以明日行。買酒辭別鄉土。因以其王千戶諸人。伺其寢熟。啓門出。杜狎飲妓家者。小卒提官燈。公變服從杜出。至人家盡處。杜以銀與小卒。給使夾日候某所。遂至甘露寺下。李成呂武以船至。北船連亘十數里。至七里港。有喝問歹船。賴巡船潮退閣淺。聞哨齒聲甚清厲。舟子拜且禱云。江南田相公。卽得順風。各稽首以更生賀。二月二十三日。阿朮平章令諸祈請使。手扎勉李庭芝歸附。獨公不署名。阿朮海左丞入宮。召宋太后幼主。卽日出宮。封府庫。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與芮沂王。乃裕樞密使謝堂。隆國夫人。度宗生母也。王昭儀等行。三月朔旦。至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語國事。感慨流涕。越日。約觀城。王都統導至城。

外出制司小引脫回人朱七三等供云軍前見一丞相差往冀州賺城制使遣提舉官來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張路分徐路分來歸行囊衣物五十卒弓劍送行海陵唐杜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審之張徐然之行久之云安撫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口口是忠義如何敢殺相公遂與張徐以賜金百兩與五十兵以銀百五十兩乃相繼辭去明日至揚州杜架閣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仲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初四日李茂吳亮蕭發余元慶見行止未決携所腰金各百五十兩逃去外既顯躋內又飢渴至半山土圍糞堆中掃淨數尺地以衣貼地睡午北騎數千自土圍東至忽大風雲雨昏暝騎馳西去遂得免古廟樵出糞羹乞其餘又迷失道通夕行田間後乃聞北以高郵米擔濟揚州夜遣騎截諸津若非迷途當一網無遺若有鬼神鼓動其間者旦霧隱隱見哨騎趨避竹林騎遶林呼噪子藏處馬過傍三四不之見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疑有神明相之初七日遇樵夫以簣舁至高郵買舟二十四日至通州得之諜者云上下常與北騎隔三四十里又云鎮江走了文丞相大索數日許浦一路馳騎追捉聞之駭汗何僥倖甚也通州守楊練使師亮出郊聞而館公於郡衣服飲食舟楫皆其爲料理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四月八日至温州聞端宗皇帝於福安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議遂決舊客張汴鄒鳳部曲朱華等皆自閩來迎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極以觀

文殿學士侍講召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成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維心之享。國忘家。公忘私。塞匪躬之故。敵裔虜之猾。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逆視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及免胃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爲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闐輦。轂而追三宮。復鍾簾而妥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荆棘於靈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灑池之後。事尙可爲。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修之專美。況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乘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宥。優督府。瑯戈之錫。峻文階。黃轍之除。申拓賦會。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爲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輿運。尙堅忠孝。大布公忱。迄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于彝。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十一月。人汀州。公遣督參趙時賞。督諸趙孟藻。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遣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零都。時北軍逼福。

安車駕航海。福安遂陷。

丁丑。宋景炎二年。

正月。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粵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響應。興國軍黃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爲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拾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正月。北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郡兵有異志。公移次漳州龍巖縣。時賞孟深還軍。追及於中途。吳浚以虜命來招降。人情洶洶。殲浚乃定。時峻都右丞。阿剌罕左丞。董參政入閩。李珏王積翁等已降。仍爲福建宣慰招撫等使。乃使淮軍羅輝持書來。二月。復梅州。四月。斬二大將之跋扈者。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鼙鼓出江西。開府興國縣。淮西野人原棗。劉源等。兵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者。四十日。潭州衡山縣趙璠等。起兵岳下。張琥起兵邵永間。跨數縣。撫州何時。起兵應同都督府。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使詣軍門。受要束。七月。督謀張汴。監軍率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招諭鄒淵。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攻太和。時贛惟存孤城。吉八縣復其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送款無虛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

舉之勢。福建斬汀州僞天子黃從。淮西兵復興。國軍黃州。復壽昌軍湖南。所在起義兵。不可數計。四方響應。孔明有云。漢事將成也。天未悔禍。相望旬日間。贛吉州皆以驚潰。北兵自隆興來。適乘其弊。戰於廬陵。方石嶺下。我師不利。及永豐空坑。軍士解散。妻子爲虜。公收拾餘衆。奉老母入汀州。轉移諸州。將請命行朝。請益兵再舉。會北帥劉深自海至。唆都自陸至。道路梗塞。朝訊斷絕。公駐循之南嶺。擗險以自全。黎貴達觀望有陰謀。事覺。伏誅。

八月。黎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鍾步。遇北軍。民兵驚潰。未旬日。汴賞濠率民兵數萬逼贛城。北軍以百餘騎衝之。衆奔潰。亂聚兵數萬在永豐境。亦潰。北元帥李恆等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東。因方石嶺下。都統鞏信率數十卒。短兵接戰。北帥駭其以寡拒衆。疑山中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北愈疑。獲村夫引間道。踰嶺至山後。闔無人焉。就視信等。創遍體。死未仆耳。以此北騎稽滯。公遂得遠去。

空坑陳師韓曰。二十七日。公至空坑。潰卒困憊。藉地睡。公宿山前師韓家。夜得報。追騎已逼。陳送公由間道去。諸卒不之知也。追騎至。詰公所在。無知之者。遂攻破其寨。屠之。公行山逕。逼窄。民老幼負荷。奔走填塞。公窘迫不能前。既而山墜巨石。橫塞于路。追騎至。迂迴板緣前。公去遠矣。至今居民指爲相公石。

鄧古庭主簿曰。公既遁。追騎將及。是早。重霧。尋丈。遠不相視。公猶聞後喧闐聲。乃騎見轎中人。風姿偉然。問爲誰。曰。姓文。騎以爲丞相也。羣擁至帥所。問之。必曰。姓文。問轎夫。咸不知也。逼求俘虜人。識認。乃有曰。此趙通判時賞也。以此追騎逗留。公又得遠去。趙至隆興帥府。罵不絕口。遂受害。

歐陽夫人曰。空坑敗。潰卒意公所向。疾至隨護。公命五百拏手。斫山樹爲鹿角。池隘道。頃之。數人負傷至。則五百拏手已摧踏不支。公卽去。夫人驚問故。則追騎已林立于前。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娘。顏孺人。黃孺人等。皆爲俘虜。夫人沿路意有深水險崖。卽投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帥所。已失佛生。必有愛其俊秀。養爲己子矣。

戊寅。宋景炎三年。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衝。遣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厓山行府。移船澳。規入覲。八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九月。齊魏國夫人薨。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二十日。爲虜騎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客禮。

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厄之會。方大皇命之南服。驅勉于行。及三宮胥而北遷。悲憂欲死。臥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托於我。涉颶而肇霸府。次闕而擬行都。吾無樂

乎爲君。天未釋于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慚。而夷虜無厭。氛祲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拔於既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道。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樞前。卽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毋得輒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尙竭至忠。共持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祥興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旣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渺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遭大投艱。不應僕志。除兇刷恥。惟懷永圖。托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溲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讐。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況斯今。于前事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尙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并謀。協心而畢。

力敵王所懷。扞我于難。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予以導迎和氣。予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十一日。以登極。差官奏告天地。初獻張世傑。亞獻趙潛。終獻林永年。奉禮郎潘岳。丁應張。太祝陶士遜。太官令辛大濟。宗廟初獻曾淵。子陸秀夫。亞獻蘇景瞻。辛巖。終獻賈純。孝茅相。奉禮郎王子宜。張祺孫。太祝朱拱。戊趙時。倅社稷初獻蘇劉義。亞獻劉昇孫。終獻趙鑿。奉禮郎傅半。千曹郃。太祝徐天麟。二十二日。內批百官議諡。號孝恭仁裕懿聖濟文英武勤政皇帝。廟號端宗。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加上尊號。

鄧傳云。五月。公始聞端宗皇帝晏駕于化州之礪川。今上卽位。以明年爲祥興。初三日。礪川神龍見。祥臣庶咸觀。合議優異。礪川可升爲祥龍縣。置令丞簿尉。隸化州。免租稅諸色科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內批文壁除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六月。公規入覲。爲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使奉表起居。仍自劾督師罔功。降詔獎諭。詔曰。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狗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

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慷慨。以匈奴未滅爲心。乘家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鑄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尙遲赤舄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倏來候吏。疊覽封章。歸然靈光之尚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兇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鳳。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深。遙縣郡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杜濟。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鄒臻。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陳龍復。帶行兵部。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從範。帶行閣門祇候。同都督府計議官。丘夢雷。林琦。葛鍾。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同都督府准備差遣。旨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梅三郡。並已取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官。權知循州。李英俊。帶行閣門祇候。差梅州通判。暫權州事。旨特依奏。文璋。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公欲移軍入朝。優詔不許。公欲入廣州。凌震。王道夫。始復廣。自恣。憚公望重。陽遣舟迎。中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遁占城。世傑以樞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蓋諸大將。嘗受宜中超擢。樂其寬縱。忌公英氣。或以副貳受

節制。意不便其至。八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百兩。犒軍。公以書抵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遁荒。制詔勅令。出諸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相拒。秀夫太息不能答。時同督府疫死者數百。公亦數病。九月六日。母曾夫人薨。旨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人。號五虎。本劇盜。據潮州數叛。附人苦其虐。又不聽同督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殲凶攻逆。稍正天討。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莒卽墨也。劉興爲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數郡跋扈。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嶺。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虜輕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虜營。踊躍請劍。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且天祥見伯顏。臯亭山。吾實在傍。遂以平揖相見。叙間關如客禮。蓋歲除前三日也。先是。適鄒淵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能遽前。陳懿以間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解。乃挾重賄。迎導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督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虜至。遂被執。

己卯 宋祥興元年

正月二日。張元帥王海。置子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護子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鑰子於船。二十八日。至贛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囚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子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稟博羅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子不屈狀。至午。送子於兵馬司。枷項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爲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疏枷。惟繫頸以鐵。得出戶負墮。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餐跪乎。博羅叱左右曳子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擊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子背。強子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與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

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擊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耳。博羅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爲解。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你既爲丞相。若將三宮走。

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卽見殺。乃囚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宜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遲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卻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大略如此。當時泛應。尙多不能盡記。己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成宣王承厲王之難。置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

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卻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鄧傳云。正月十三日至厓山。張元帥索公書諭張世傑降。公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強之急。乃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二月六日。厓山潰。公不勝悲憤。作長歌哀之。南北傳誦。三月十三日。還至廣州。公曰。俟北方生殺之命。弘範於公禮貌日隆。盡取公所亡妾婢僕役。以奉之。十四日。弘範置酒海上。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公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爲忠孝。誰復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弘範爲之改容。是日。弘範具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奏於朝。四月十一日。使臣還言。上有誰家無忠臣之歎。旨令善視公以來。公曰。使子死於兵。死於刑。則已矣。而萬里行役。不得逃焉。命也。或曰。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諉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爲是非哉。二十二日。北行。與厓山朝士鄧光薦。俱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石嵩與囊家。

歹議出江西盧纂奪遂鑰公於船公卽絕粒爲告祖福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公將以心事白諸幽明卽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公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忽有見孫禮在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飯已送之豐城岸從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公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公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查從容以就義乎遂復飲食如初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僅存一人曰劉榮六月初五日至隆興觀者如堵北人有駭其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三日至建康十三日鄧光薦以病遷寓天慶觀就醫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奪公江岸者不果以弘範命兵衛夾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公至燕供帳飲饌如上賓公義不寢食乃坐達旦雖示以骨肉而不顧許以穹職而不從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公公至則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爲誰公云適聞人云宰相來馬云知爲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爲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尙由我公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欲殺公而上意及諸大臣不可張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故囚之連年冬於獄中遇靈陽子指示大光明正

法公自謂於死生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時有超灑忘世之意。公獄中與弟書曰。廣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繫吾足。於是不食。將謂及吉州則死。首丘之義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尙在江南。或尙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蓋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惘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頸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義。無可言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蓋絕筆也。

庚辰。

是歲囚。

五月弟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奏其略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卽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璧。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子歸附底。上曰。是孝順我底。

辛巳。

是歲囚。

正月元日。公爲書付男陸。公在縲紲中。放意文墨。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爲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爲絕句二百首。且爲之敍其詩。自五羊至金陵爲一卷。自吳門歸。

臨安走淮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壁歸。夏壁與孫氏妹歸。公剪髮以寄永訣。與弟書曰。潭廬之西坑有一地。已印元渭陽所獻月形下角穴。第淺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陸子嗣續。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爲悲痛。吾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建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寺。我廟於其中。七月大雨。兵馬司牆壁頽落。移司宮籍監得一室。頗瀟灑。十一日。回舊兵馬司得一室。地高燥空涼。八日返故處。依然臭穢蒸濕。

壬午。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帶間。敍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杜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因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臥病發熱。右臂殺道傍患癰。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有此。是時南人十于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爲黃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略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遭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積翁等。以書諭上意。公復書數

年于茲一死自分。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翁又奏其略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因而禮待之。亦可爲人臣好樣子。上默然久之。曰。且令千戶所好好與茶飯者。公聞之。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積翁乃不敢言。公死後。有以危言憾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言者遂止。積翁累以銀物餉公。福王與芮聞其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耶。餉以銀百兩。獨積翁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戶奉事之尤至。麥述丁叅政嘗開省江西。見公出師震動。每倡言殺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戶所收其棋奕筆墨書冊。初閩僧妙曦號翠堂。以談星見。是春進言。十一月。七星犯帝座。疑有變。羣臣有言瀛國公族在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幼主。要來取文丞相。又有書于檣者曰。兩衛軍儘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曰。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爲應。大臣議所謂丞相疑爲天祥。太子得檣以奏。京師戒嚴。遷趙氏宗族往開平北。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搥擗其膝傷。公堅立不爲動。上使諭之。其略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戶所。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

賜之死。麥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時連日大風埃霧。日色無光。都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鄰不得往來。行不得偶語。時翰林學士趙興稟。以宋宗室。亦被監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聞門外弓馬馳驟聲者久之。人競穴窺窺。乃是出丞相。頃之。又聞馳騎過者。及回。乃聞有旨。教再聽聖旨。至則已受刑。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宮。得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柩葬于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爲他日歸骨便路。後大德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婢綠荷。已嫁順承門內石橋織綾人。及見劉牢子。引到墓所。自後留都城。春秋必往酌奠。望拜。時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塔南右址。又右畔塹外有墓林。聚塚在大路傍。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壁任臨江路總管兼府尹。辦喪葬。男陞祗奉几筵。舊歲壁遣家人至廣。遷奉母曾夫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江滸。人咸驚嘆。以爲孝念所感。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葬師則吉水王仁山也。陞廬墓三年。世傳吉州太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歸。驕從甚盛。卽而觀之。乃公也。旣而聞公死。諸老驚相語曰。公兩任贛州提刑。去往贛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尤甚。師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暑日。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於水面。

以意爲杵行奕決勝負。他人久浸不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日早暮。或取酒炙就飲啖。是應神物出世。沒而爲神。自其常也。潭是後。又深黑不可測矣。公平生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層金昇。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勢圖悉識。其出處始末。玉層蓋公所居山名也。又傳公方爲童子時。游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而下。咸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之。竊嘆曰。沒不俎豆。是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志氣素定。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昱。序列祠于先賢堂。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余爲五忠一節云。

歐陽夫人被虜後。卽到燕都。與二所皆留東宮。服道冠。斲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栖真觀。日請一正一從分例。其女婢曰翠哥。大德二年戊戌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養。遇時節。夫人輒嗟嘆舊家典故。陞亦爲辦南食品。邀鄰嫗伴坐。諸士大夫謁拜。所餽遺。命女侍專收貯。不他用。大德七年癸卯臘。至寧州。時從子隆子。任寧州判官。寧州黨知事。以夫人歸爲不應。赴陳草庵宣撫陳狀。委南康李清之推官臨問。隆子以夫人所受公主懿旨。高唐王鈞旨。所與路引。及支給口食文憑呈之。李爲惻然。事遂消釋。明年歸故里。凡親友餽遺。仍專收。

貯之。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祇乞保庇。擬建靈寶醮筵以謝。」又叩佛氏乞保庇。擬建水陸齋，洪以謝。寓豐州，累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之賜，合以己所得餽遺。正月元夕，酌道醮。二月八日，酌佛供，畢此心願，卽死。瞑目矣。二月望，得痰疾，越四日，家人諸婦侍疾，齋齋語平昔事如常。時問浣婢，索衣上，舊香囊，浣婢見損污甚，已棄之矣。急拾至，夫人持示諸人曰：「此伴吾未嘗須臾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於地下，爲無媿也。」頃之，命諸人退，俟吾少休。諸人候窗外，聞伏枕痰響，就視，則氣已絕。實大德九年乙巳歲二月十九日也。葬富田南二十里洞源。

柳小娘，從公主下嫁趙王沙靖州。大德年間歿。環小娘，從公主下嫁岐王西寧州。弟姪輩間得會于都城。至正元年辛巳歲，猶傳聞其居河州養老，皆無所生。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拾遺

與方伯公書

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舅。天祥爲子不孝。老母已矣。每誦如母存焉之詩。今惟此一舅矣。每一南望。未嘗不爲之潸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間關兵革。鞠躬盡力。百折而不悔。以致家國俱斃。爲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劑。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朝廷。抗辭奉節。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氏云。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如此而已矣。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情。以此故。應刀鋸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不肯固不能躬畢大事。天地鬼神。諒昭鑒之。母喪歸葬。已戒仲氏八哥來。復審尊候萬福。仰惟德人動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陞姪爲子。凡百惟舅公教之。誨之。是望。區區拆骨。已分溝壑。當具衣冠。藏於文山之陽。疇昔舅所指之處也。并哀而窆之。謹奉書永訣。萬古萬古。

正月書

天祥惶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卽移建。以次論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

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宇宙。無一可爲。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一夕自汀移屯至龍巖。問道得與老母相見。卽下從先帝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永訣。伏乞台照。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先母兩國夫人諱德慈。吉泰和縣義陽曾氏中女也。曾祖知和。祖昌權。父珏。以端平甲午歸于先君子太師公革齋先生。先夫人生有犖性。事舅姑盡孝。相夫子以儉勤。自奉極菲泊。惟延師教子。至嚮簪珥。給費無吝色。寶祐乙卯。天祥璧俱忝鄉貢。先公携二子如京師。又俱忝丙辰奏名。天祥赴大對後。先公屬疾。臚句傳天祥進士第一。未幾日。先公不幸卽世。璧兄弟扶柩歸先廬。先夫人號痛欲絕。爾後與繼祖母劉夫人相依爲命。執婦道。至老益恭。天祥累更慶節。催任瑞贖時。奉重闈以行。然先夫人雅意澹薄。曾不以迎養易家居之樂。德祐乙亥。祖母沒于贖。先夫人悲不自勝。璧侍先夫人護柩歸里。天祥時以兵部侍郎。江西安撫使職事起復。詣行在所。璧以直秘書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母子家。復以知惠州。養屬時多艱。版輿無定所。壁深懼以隕越遺憂。先夫人處之泰然。歲在丁丑。天祥自闕來。兄弟迭娛侍。意頗自適。戊寅。天祥以樞密使開府潮惠間。九月。駐海濱之船澳。璧以戶部侍郎。再任惠州。條報先夫人感疾。扶服省侍。中道得訃音。號呼奔赴。及與天祥璋次妹淑孫哭斂。惟長妹懿孫不在側。是月。璧兄弟各起復。天祥擢湖

璧與弟妹奉柩還治所。十月，權殯于河源縣義合鄉古氏之里。是冬，大兵至廣，諸郡瓦解，不能支。天祥以身殉。明年秋，宋祚終焉。璧以宗祀不絕如線，皇皇無所於歸，遂以城附粵。一歲己卯，實惟至元十六年。璧以仲冬携家出嶺。庚辰，累起詔入覲。辛巳，宣授臨江路總管兼府尹。九月，赴官。日夜痛念先夫人旅殯遐陬，欲迎奉歸葬。而東廣寇攘道梗，癸未秋八月，聞道稍通，令惠之舊屬林端榮與其徒，取建昌路達循，即河源殯所。十二月，林護柩至循，以暴疾卒。路總管李英俊、俾林之徒，日夜守視。甲申夏，璧將令孫禮入循，囑李總管差人赴江西省稟事，就令其親彭縣尹與僧方燦及林之徒持護，由贛之龍南而出。時璧以省委部糧南安竣事，還至吉。先夫人旅視適至，遂得與長妹懿孫於值夏江口，哭迎其棺衾，易斂。先夫人面如生髮，如沐，扶柩歸故里。權奉于先廬近之別館。且三載，璧幸授代歸，枚卜宅兆於廬陵淳化鄉靖居里三采之原。得吉山口。丙午向日壬子，璧率弟妹將以七月十七日壬午奉柩窆焉。先夫人生於嘉定甲戌十二月十四日戌時，歿於戊寅九月初七日子時，得年六十有五。初，天祥行秘書省正字，先夫人始授封至齊魏國夫人。子男四：天祥、璧、靈孫、璋。靈孫早卒。女三：懿孫、淑孫、順孫。順孫早天。孫男十人，隆子、道生、陞子、新子、真老、寧老、佛生、辰子、京子、申子。道生後夫人兩月卒于惠。佛生亦早天。孫女十有六人。先夫人婦德母教，上應圖史，當世非無大手筆，可以發幽潛者。然正亦不待贊也。刻石納壙，如以識歲月云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至元丙戌七月十五日，孤哀子文璧泣血百拜謹書。

了「吉亦只數空

吉亦得師真觀且と子

傾心致生乎不可舍也餘

頃亦了

以有抄七百兄矢祥平安也

天祥公之來也

制使公承命而天祥公

汀後即建福以次編失

象廷考士三百有奇

名如心先生差強人意

不知之者死有定哉
生如城中掣力力亦所
親字富無一而為力且
平生之念三年不見
誰交一子自訂福屯
美

問道何處 老母相見
先帝游漢河 志在公
去年報伴用情 志在常
念之不忘 故曰 漢 忠 一 節
輝 素 永 健 一 一 依 乞

之題

正角の 玉解 書

流北詩

平生 昭臨 乃去 波
偏是 又素 較折 塵

石盡求龍心事苦
眼昏却馬源廣多
子年壘岷水詩在
一燕來江如酒河
黃土一夕隨處是

故所留者任設

乃平

我子年長

年久歸國

年久歸國

昭新新多多六四心怡
三為起江平壯矣思
半道如鶴鳴

何果

煙水沈沈
極目遙望

乃以空字度江城覺

素出打明鐘未自聽

鄰家叫佛聲

之字知 東西不任了平

生大教去亦比然向來

新書去地
以愛
如之
猶自
賦

與吉水求昌赤羊陳應乞

王祥自乞乞乞乞

陳義生應乞
四年
王祥自乞

以善生勢益大推至車鄰之士歎之
探者躍于前以能引向東樓而見
尤為大子諒心以義之士

神明所符必立矣了初者亦与勉稱
汪先生之能送郎事漢山以壽

七月午月

文下解劉子

宋丞相信國文公遺像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附錄

文天祥傳

宋史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棄。一揮而成。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誥。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橐。天祥不呈橐。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

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陸辭，上躡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闕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闕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闕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闕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

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敗。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乘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昂。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來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

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濟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狗。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瑤。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眾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卓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

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趨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張唐。熊桂。吳希夔。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扶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績翁諱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蕤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靳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而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旣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

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文丞相傳

廬陵劉岳申讚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真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劾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爲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卽日解官終喪。除尙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

合賈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關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普港師潰。除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燦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燦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夢炎素厚宜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於洪。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爲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假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聲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

軍多溺死。全背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湖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尙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

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會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崑、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尙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溥、張抃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誥從至京口，留十日。杜誥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關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

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爲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秦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護以灣頭楊子橋合兵。攻瓜洲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卽爲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給天祥出視城壕。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爲說城。天祥方驚嘆。而兩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杜澆赴城壕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澆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旣下。云且行。旣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旣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澆謂制使旣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

死城下。萬萬不倖。金應又謂出門卽有哨。此去通州尙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安如臯。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漕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卽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趨汀州。遣督參趙時賞。督咨趙孟深。復寧都。督贊吳浚。復零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幾。浚嗜唆。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唆都與左丞阿剌罕參政。董某既入閩。李珏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卽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視零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孟深。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淵。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瑤。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斬偽天子。

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抃趙時賞趙孟藻率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藉死孟藻收殘兵保零都督府聞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乃引兵就之會選兵亦潰元帥李恆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人乃自投崖谷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逕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曾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執張抃劉欽爲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朮呂師夔李恆以步卒入嶺峻都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涌命弟璧攻惠州五月端宗囚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幾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己上皆不便其人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道荒制調勅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時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

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步騎尙隔海港。陳懿爲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旣濟。使其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卽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劍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耳。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亦不能強。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己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卽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

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鈔兒赤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卽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奠。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卽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駟中。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常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前除宰相不拜。本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

以爲宗廟社稷計。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卽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卽快。何不快爲。博羅呼引去。自是因兵馬司者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鬢髮寄弟璧。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執賢。羣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朮丁。原本脫五字。今仍之。參知政事。麥朮丁者。嘗聞省江西。親見天

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卽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朮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盡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爲歌。更置酒酌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旣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卽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毀鼓。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何也。李庭芝。

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丞相傳

吉水胡廣撰

宋文丞相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天祥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學宮祠鄉先生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真第五。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服除。授承事郎。兼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邊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事。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祕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入

爲內都知。又上書極言其惡。請寘之罪。亦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卽日解官。而臺臣黃萬石論以不職。終喪。除尙書左司郎中。尋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黃鏞奏免。除福建提刑。臺臣除懋欽復奏寢新命。改知寧國府。以郡居上流。辭塞稅務。無所取辦。爲民害。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直學士院。兼玉牒所檢討官。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葦於相。天祥不逆似道意。諷別直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似道勉留。力丐祠。東擔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復奏寢。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十年。改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元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除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燾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

煇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素厚宜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趣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隆興。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隆興退屯。置司撫州。噉守臣趙必昂。以宜黃令趙時秘狀稱。寧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宜黃。將至撫州。申樞密院。天祥言寧都六姓。招募數千人。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守臣張皇誑惑。欲沮撓勤王大計。有旨責降必昂時秘。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軍薄郊畿。君以新集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羣羊搏猛虎。天祥曰。吾豈不知。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也。天祥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宜中未入爲嫌。天祥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發要津者。乞仍以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俟宜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假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登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十月。天祥入平江。宜中遣使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將廣贛兵。

三千從之。張全以兵伏虞橋。士龍戰死。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朱華。華措置守禦。全不許。元兵薄華軍。華戰敗績。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軍斷其指。華軍多溺死。元兵繞山後。薄贛軍。曾全等先遁。張全亦宵遁。尹玉獨以孤軍當其鋒。人皆殊死戰。所殺人馬無算。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請於督府。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元師破常州。屠其城。進攻獨松關。急留夢炎。陳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猶豫未決。兩府劄再至。乃委印通判王舉之。責環衛王邦傑。以城守。天祥去平江三日。舉之邦傑開門迎降。都人大駭。議天祥棄平江。天祥出兩府劄。榜朝天門。衆始定。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留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闔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爲危言。持車駕不欲動。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天祥又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少保。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元丞相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講解。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比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

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尙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爲之改容。因留天祥。且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僉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崑。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等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初。天祥上疏乞斬呂師孟。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天祥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闔族爲逆矣。尙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益留不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輿朱華鄒颯張抃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吳堅賈餘慶北行。初。天祥將詣軍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澣獨留行。諸客遂許去。至是。

諸客皆散。惟許從至京口。留十日。天祥欲引決。許與帳前余元慶定計。亡趨真州。舟不可得。元慶遇故舊。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二十九日午。趣過瓜州。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江。得軀迫稍緩。是夕。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巡夜者。杜澆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出巷。至舟。幾爲邏舟所獲。賴潮退。彼膠淺。適風便。幸脫。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延入城。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忽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宜撫。不能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關。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楊子橋兵。三面合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兩浙歸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卽爲書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揚州有脫歸卒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得書。反疑宰相併十二人。無得脫理。以天祥來說降。罪真州開門納之。諭再成。遂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給天祥出視城壕。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天祥方驚嘆。兩都統卽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天祥傍徨門外。久之。杜澆欲赴城濠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路分云。安撫

謂揚州不可往。天祥云：夏宣撫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澣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又云：且行，既行，又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張徐云：要送丞相往淮西。天祥云：淮西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今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然猶以淮西路導之。見天祥無可疑者，然後導以從揚州。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澣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矢石之下。城外去楊子橋近，必有哨騎，不如且避哨一日，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倖。金應又謂出門，卽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從者十二人，四人已腰金逃矣。不得已，往揚州。從賣薪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趨高郵，失道。哨兵奄至，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以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亂屍中，舟與哨相先後。

至海陵。過海安如臯。凡三百里。舟與追騎常相距。其間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漕浦。始釋制司前疑。而又迫追騎。賴通州守楊師亮出郊。聞而館於郡。衣服飲食皆其料理。又得商船通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卽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劍南。號召四方。十月。趨汀州。遣督參趙時賞。督咨趙孟深。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天祥覺汀守黃去疾有異志。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深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降。啣唆都命來說天祥。軍士洶洶。遂殺浚以安衆心。時唆都等既入閩。李珣王積翁降之。爲福建宣撫招討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卽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復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都統錢漢英王福有跋扈志。斬之。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零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淵。率贛諸縣兵。直擣永豐。吉水。招諭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響應。多遣人詣軍門。受約束。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張堂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以應天祥。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元江西

宣慰使李恆遣援贛。自將兵攻天祥。貴達以軍千人。民兵數千。遇騎兵於太和鍾。步騎兵突正軍。正軍不動。遽出民兵。後民兵驚潰。自相蹂藉死。孟深收殘兵保零都。天祥欲引會都。瀛於永豐。會瀛先為恆兵所敗。同事者劉欽。韓華。叔顏。斯立。顏起。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兵敗被執死。天祥聞之。製服哭祭之。李恆乘勝追天祥。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蒙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百人。乃自投崖谷死。恆軍復追空坑。天祥兵潰。幾被執。值山徑險隘。忽有大石塞其路。故追兵緩不及。而妻妾子女皆陷。趙時賞被執。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歸。天祥以此得逸去。與母會。夫人子道生俱奔汀州。吳文炳。劉洙。林棟皆就執。各自引決。不屈。張汴。劉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元塔。尤。呂師夔。李恆以步卒入嶺。陵。都。莆。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天祥駐循之南嶺。元兵圍廣州。黎貴達潛謀降。斬之。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命弟壁復惠州。四月。端中。凶問至。衛王繼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脫危急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乃移書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道荒。詔令出諸公口。柰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秀夫太息而已。又欲移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自彌州。迺駐崖山。天祥累請入覲。張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

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會封齊魏國夫人。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兩犒其軍。時軍皆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五人俱爲劇盜。世傑招之攻閩。遂據潮州。叛附不常。潮人苦之。天祥聲罪討懿。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豐懿黨劉興。明州海艘漂至潮陽。得水軍二十餘人。云元師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水陸並進。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嶺南。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兵向隔海港。陳懿爲鄉導。具舟以濟其師。弘範既濟。使弟弘正以輕兵襲天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卽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急索水飲。冀得速死。已乃暴下。竟不死。鄒淵自刎未絕。衆扶入南嶺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張鐘熊桂吳希夷陳子全俱死。杜澥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就劍死。弘範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天祥曰。吾不能拜。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耳。左右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日且及。弘範度不能強。卽曰。見伯顏。吾實在傍。遂以客禮。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己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亦急索。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

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卽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帝赴海死。太妃宮人已下。皆從之。將士官屬皆蹈海。死者數十萬人。天祥不勝悲憤。爲長歌哀之。十四日。弘範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以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之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命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護其行。且以崖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奪者。卽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奠。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廬陵城下。卽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因驛中。鄧光薦遷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淮士多謀劫天祥者。不果。十月一日。至燕。供張甚盛。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弘範至。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盛設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始一見丞相博羅平章弘範。暨諸院官。通使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

有與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更有何言。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秦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帝爲忠。博羅不能詰。平章以下皆笑。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爲不正。卽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責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責我。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丞相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得快死耶。汝死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卽快。何不快爲。博羅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

忠義傳聞者傾動。所脫爪齒鬚髮。嘗裹寄弟妹。始終未嘗一食官飯。王積翁屢餉以銀物。福王與芮王歎曰。我家有此人耶。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勳舊西域人。欲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冀得自便。留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適和禮霍孫爲相。引用文儒。多以天祥爲薦者。世祖自開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羣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可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朮丁參知政事。嘗聞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上與宰相屢欲釋之。輒不果。會有閩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二千人。欲取文丞相。投匿名書。言某日欲舉事。燒蕤城。葦爲亂。丞相可無憂者。羣臣有言瀛國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左丞阿合馬。遂命撤城葦。驅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頗疑丞相爲天祥。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折。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堅立不爲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遣之時。宋亡。

矣。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卽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願一死足矣。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賜之死。麥尤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臨刑，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有使使止之，至則死矣。見聞者無不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更置酒醑丞相，更相慰賀，有十義士收屍葬於都城外，面如生。年四十有七。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觀者咸嗚咽感慟。有得其絲履寶藏之。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孀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遣人告墓時，以弟璧之子陸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陸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適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官。其子富爲興文署丞。史臣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

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鎖。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廣集廬陵先賢傳。恆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略失實。蓋後來史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郡人夏伯時。亦以鋟版。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略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主岳申之說爲多。并取證於丞相文集。芟其繁復。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尙矣。其相從與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歟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就富貴。其視丞相斷卒。尤有愧焉。然則

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歸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悚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談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寔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替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也。永樂丙申春二月甲戌，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郡人胡廣謹識。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鄧光薦

趙時賞，和州宗室也。武舉，歷任知池州旌德縣，以功名自負。抗敵數有功，入闕行朝，擢知邵武軍。自同督府建隨府典軍，神采明雋，議論慷慨，空坑之敗，走三吳溪，被執。其事見丞相年譜。至隆興遇害，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輻重，飭侍姬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有係累而至者，輒麾去之。云小僉職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官至直寶章閣軍器監，同督府參議官。

鞏信，安豐軍人，荆湖老將也。沉勇有謀，同督府見信爲都統制，兼江西招捕使。行府永豐兵潰，北兵追及丞相於廬陵，方石嶺下，信駐隊據險，殊死戰，體中數箭，殺敵過當，傷重而死。士人收葬之，事聞，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戰所。至今廟食。水旱疾疫，禱焉。信初至，丞相付以義士千人，信曰：「此等何用？徒縶手耳。」遂自招募，淮卒數千自隨。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

鄒鳳。字鳳叔。吉水人也。以豪俠行臺郡間。貌癯。竊挾枯龜。不類貴將。從丞相勤王。補武資至將軍。後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甚盛。寧都陷。被執。變姓名爲卜者。得脫。攻興國。復永豐。空坑敗。竄身谿澗。約結曾傑。引兵入廣。潮陽敗。以丞相被執。遂自剄而亡。

張汴。字朝宗。蜀人。明銳輕俊。嘗從吳丞相潛。兄淵。於荆湖幕。頗習兵事。從丞相贛州勤王。空坑敗而死。仕至秘閣修撰。廣東提舉司督府參謀官。

陳龍復。泉州老儒也。登丙辰進士第。沉厚朴茂。有前輩風流。敷歷州縣。以清勤著名。丞相開府南劍。舉辟多知名士。如三山林。俞。林。元。甫。皆卒汀州。龍復以老成重一府。聚兵積糧。循梅行府趨潮陽。北兵追龍復。被執。遇害。年七十有三。

呂武。太平人。丞相陷北營。應募隨從北行。勁烈喜而折人。然忠鯁。人皆服之。丞相脫鎮江。走淮東。患難中。賴武自壯。及開府南劍。遣武結約江淮。間關數千里。至汀梅。以環衛官將數千。將出江西。死。一軍爲之流涕。

繆朝宗。淮人。有意氣。從丞相于平江。反歸福安。朝宗自婺。問道來歸。精練幹實。孜孜奉公。空坑之敗。自縊而死。官至環衛知梅州。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寨巡檢。素驍勇敢戰。從丞相勤王。至平江。遣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

救常州拒戰五牧全華等遁。惟玉以所部三寨及義士五百人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冒箭如蝟。健鬪無如之何。北軍橫四鎗於其項。以敲棍擊死之。餘兵夜戰。殺人馬蔽積田間。及明。惟餘四人脫歸。事聞。贈玉壕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承節郎。給良田二頃。立廟于贛州。

劉子俊。字民章。丞相同里人也。相友善。領漕貢。從開府興國。行府敗。子俊收散兵保河源。引軍入廣。會行府湖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子俊遇害。官至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同都督府機宜文字。

蕭明哲。字元甫。吉之泰和人。嘗預鄉貢。剛毅有膽氣。從丞相汀梅督幕。出江西。以架閣監軍。收復萬安龍泉。行府敗。元甫入野陂。連結諸寨。爲鄉豪所陷。走敗被執。遇害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南北壯之。劉洙。存淵伯。丞相鄰曲。丞相喜象弈。洙雖不敵。然窮思忘日夜。言趣俚下。亦以是好之。從勤王。號劉監軍。專將一軍。爲督帳親衛。圓機應物。酬答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執詣隆興。與長子同日受害。次子死亂兵。幼子沒於廣。

杜澂。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獎異之。丞相使北營。澂力爭不可。陳志道逐之去。丞相北行。諸客莫敢從。澂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澂之力也。忠勞備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澂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屯湖陽。澂護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潰。澂

被執。至廣州。貧病無人色。尋卒。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以貢士有軍功。歷仕州縣者二十八年。家居贛郭中。詔勸王丞相造門問計。繼周具言閩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方略甚詳。其子大學生逢父。亦晝夜參預籌畫調度。繼周雖若不勝衣。以年輩爲鄉里所推服。率贛義士以從。至京。丞相使北營。有旨放散義兵。繼周父子領衆歸。則贛已失守。繼周整兵於農。盤辟草莽。將以有爲也。會景炎登極。以繼周知南安軍。八月二十二日。贛州總管楊子襲執繼周父子殺之。事聞。旨贈敷文閣侍制。諡忠節。與諸子恩澤。候事平。立廟本州。次子架。從丞相攻江西。死循潮間。其家人死亂兵。惟繼周幼女廉架之子英生在。繼周兄子逢春。投拜爲萬戶。入燕間。見丞相于千戶所。丞相爲書繼周遺事。作行狀。後數日而丞相遇害。

林琦。閩士也。丞相屯餘杭。琦結集緒山忠義。捍禦海道。及南劍開府。琦就辟。外文采。內忠實。患難勞而不怨。權惠州通判。潮陽敗。琦被執。逃奔惠州。又被獲。鎖其項。至建康病卒。

謝杞。秘書郎。大學名士。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皆閩士之秀。俱登進士第。以文采望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

吳文炳。林棟。皆閩士。有幹實。俱爲督府幹辦。帶架閣。空坑之敗。被執。至隆興。遇害。樊錄判言文炳受刑時。吏卒掉辱之。文炳笑而謂之曰。我與爾亦各爲其主耳。爾何辱我爲。至死不屈。

劉欽字敬德吉水雋人也預鄉貢有志氣健議論與丞相友善行府至汀欽來寧都就招諭使鄒淵北軍奄至死亂兵同死者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岩皆吉之英俊欽死其父母妻子皆以流離終

曾鳳字朝陽廬陵人丞相嘗從鳳學自太學釋褐爲衢州教授累遷國子監丞隨行府之汀丁丑春添差梅州通判以病卒於汀

張雲吉州敢勇軍將官從丞相勤王丞相奉使拘留北營雲引衆歸鄉里吉城已降雲不勝憤丙子七月引所部夜襲上營前擊殺北軍數百人北軍不測其衆寡與戰於南柵門外雲衆舉砲發噉適北軍經過者來援雲表裏受敵會天明戰渴赴江飲北軍衝擊之雲衆溺而死

孫棗字實甫龍泉人丞相長妹夫也丞相兵出興國其邑人奉棗以邑返正北軍來攻衆拒守不能下爲親黨所賣遇害於隆興母妻子沒入燕巢官至宣教郎知吉州龍泉縣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也丞相次妹夫跌宕喜事功起兵隨勤王及歸郡邑已陷乃結湖南諸峒豪傑謀興復會督府出江西卽以永新縣返正行省命劉槃以重兵攻之其親黨張履翁等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槃亦永新人素無行爲士人所疾槃恨之以運判權知隆興府德祐元年十一月北軍至槃以城降至是以私憾導北軍屠永新

蕭敬夫震夫兄弟皆工詩爲丞相客相從勤王與彭震龍收復永新縣及縣再陷兄弟俱死焉

陳子敬。贛人以貨力雄鄉里。行府至汀。子敬請招集義兵。置屯皂口。據贛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敗。聚兵黃塘。連結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襲其寨。寨潰。不知所終。

趙瑤。衡山人。登甲戌進士第。歲丁丑三月。張虎起兵寶慶府。環邵。爭應之。復邵之新化。潭之安化。益陽。寧鄉。湘潭。諸縣。湖南行省遣薩里。督提兵。屢至。虎輒敗。失馬。動以百計。五月朔。瑤與其叔父。漂起兵湘鄉。同督府以瑤書。達行朝。授瑤軍器監。號召勤王。於是朝奉郎張唐。長沙人。南軒張軒宜公諸孫也。前通判贛州。熊桂。湘潭人。進士。年七十餘。劉斗元。別省魁。皆起兵。復潭之衡山。湘潭。攸三縣。明年。同督府敗。歸汀州。人心大失望。潭省兵陷。所復諸縣。攻焚下岳祠。瑤。漂。走。不知所終。執唐。至行省。參致崔斌。欲降之。唐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魏公。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桂爲湘潭人所掩殺。并屠其家。

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皆攸縣士人。亦自通於同督府。與趙瑤相應。希夷。大家。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子全。少剛猛。殺人。晚入佛學。徒千數百人。穎悟如高僧。夢應。甲戌進士。調廬陵尉。臨安陷。希夷遣間使。通行朝。通蜀師。又遣區仲舉。通桂師。馬暨。及都元帥益王府。旬月間。遠近響應。景炎卽位。事聞。同督府承制。各授官。有差。希夷志有餘。而少斷。子全聚衆數千。善撫禦。爲衆所懷。七月二十一日。復袁州萍鄉縣。袁州總管聶嵩。孫宜。差來萬戶。舉兵來爭。夢應率數百人。遇于明府嶺。戰數合。殺曹千戶大小頭目。北

軍敗走未幾北益兵再大戰北軍又遁殺來萬戶之子及頭目六人僵屍蔽野餘兵奔袁州會傳永新
兵敗督府師潰衆謂事未可圖遂退獨子全所部據險待命已而湘部諸縣再陷北軍日夜環而攻之
子全胸中流矢死子就逮盡殺之妻屬死獄無遺類希夷復醴陵遇北軍衆寡不敵死之一門三十口
無免者夢應竄歸收淮潭散遺舊兵善鬪捕者無敢近己卯春丞相已執厓山已亡乃率百餘人間行
入永新境依顏明叔後其衆疾復死散夢應母妻兒女皆歿惟一身存

陳莘字偉節居饒撫間登乙丑進士第奉同督府命起兵結約弋陽謝夢得謀取信州北軍出捕莘敗走
伏竄中不食死夢得死亂兵傅卓吁江人由進士第受同督府命爲招諭起兵無成遇害

何時字了翁撫之樂安人登丙辰第歷仕知興國縣有才識操守從丞相勤王駐吉聚兵財運軍需至衢
信間達平江丞相奏除知撫州江西陷時家居丞相出江西以時帶行卿監江西提刑聚兵入崇仁返
正未幾富室導北軍奄至時伏溝竄中脫走變姓名游術汀贛間數年隱吉之永豐又數年乃歸久之
病卒

羅開禮字正甫吉之永豐人會選解褐授武岡軍教授以贊力雄鄉里景炎元年受同督府劄命以士兵
復永豐縣未幾敗被執死吉州獄

劉伯文字致中吉水人以武舉絕倫賜第仕州縣有賢譽從丞相勒王明年義兵散而歸見鄉國淪陷居

常憤愾景炎二年同督府駐興國伯文詣府受文書結約遠近七月四日至袁州仰山廟祝湯氏家僕醉漏言巡兵執而搜其行李得同督府文書甚多宜差來萬戶鞠之伯文慷慨自引一不以累人獨斬于袁市家屬徙於燕二子以屠沽自給

李梓發字材甫南安軍南安縣人世爲邑豪主溪洞隅保梓發爲南安三縣管界巡檢江西陷南安守楊公畿迎降獨南安一縣不下邑人黃賢與梓發共推前南安尉永嘉葉茂爲主治守具北軍至城下輒敗景炎元年十二月北丞相塔出與張呂二元帥引大軍萬餘圍之數匝邑猶彈丸地城墻及肩北軍攻之百計梓發率邑人併力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寨殺獲無算塔出等相顧曰城子如堞大人心乃爾硬耶明年正月六日塔出與張呂至城下諭降邑人噪大罵俄砲發幾中塔出即日徙寨水南猶力攻凡三十五日北軍死者數千不能克二月葉茂出降北軍乃退梓發與賢堅守如故戊寅冬丞相被執己卯二月崖山亡三月北參政賈居貞往諭降城上詬罵如初時邑人稍稍徙去心力解於前時賈命方文等進攻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全家自焚望煙燄五色或以爲忠義之感邑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張哲齋台州海上豪也所居曰城門鎮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城門哲齋延款結約舉事張欣然聚海艘移檄海上豪傑聽命會丞相至福安請自取明州爲陳宜中張世傑沮止張亦以

失約止。越二年，張弘範南伐，見檄文墻壁間，屬舟人與之有隙，告捕至軍前，誓齋知不免，語弘範曰：某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怖我爲？弘範殺其父子，碎其家。

劉士昭，吉之秦和人，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秦和縣，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以帛自經。士人王士敏，愴慄不撓，題獄中云：死生斷不望生還，留得虛名在世間。大地盡爲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朗罵。又，萬安縣有僧，起兵舉旗號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問，結約取贖，約日舉火爲號。城內外夾擊，仁軍輕先期至，北軍浸覺，閉營掩捕，格殺仁，軍不見火，遽退。贖軍殲焉。時丙子冬也。已而仁僞投拜，北官要素倨甚，仁怒，殺其來使，置酒樹其肉，與同督府來使食之，久而仁病死。

鍾震，桂東土豪也。與茶陵賀尹二姓，稟命同督府，間行至厓山，未幾，厓山潰，被擄，被脫歸。

蕭興，南雄州摧鋒軍。丙子秋，趙潛方興等，兵復廣摧鋒軍寨，於韶州仁化縣山谷間，推興爲主，遣使間受同督府文書，號召浸盛。丁丑，劉自立守韶州，乘間襲擊興寨，興等力戰不敵，潰散，不知所之。

金應，蕭資，吉水人，皆爲丞相書史，應從丞相間關，脫鎮江，病死通州城下。資隨丞相入嶺，忠勤曲盡，丞相之執，遂遇害。

徐榛永嘉良家子爲丞相書史丞相執于潮榛得脫自請從行病死于豐城。

贊曰文丞相儼將賓從牽聯可書者四十餘人其他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雖人品不齊然一念向正至死靡悔蓋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而能夷險一節殺身成仁君子所取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附錄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慷慨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聞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慙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恹慙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哲。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

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禔。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將子胥脫走。丞相自斃。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廟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不爲知矣。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臬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靴。曰。夫戰。危事也。

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吾世誓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睡毗之譽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醜讎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魏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

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被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密瀆，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傷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擗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又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文丞相祠重脩記

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其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卽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閑。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摭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大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剴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

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大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侔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可以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材也。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嘗以義裁之。呂師孟僞塞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軍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也。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勵。非仁者其能然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餓。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遷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當死。仰藥於潮陽。當死。絕粒於南安。當死。卒至就囚。燕獄。從容南向。再拜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也。夫公之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嫉。李庭芝之疑。張世傑陳宜中之忌。

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國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江萬里死於饒，姚歲死於常，趙時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死於吉，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公非仁者之勇，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府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欲永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贖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後世之爲人臣者。

墓田記

羅元泰

墓田非古也。田以義起，不害其非古。墓祭亦非古也。祭以仁存，亦不害其非古。有宋信國文先生成仁取義，三代而下一人耳。墓在鷺湖大坑之原，距先生桑梓僅十里許。田宜有也，祭亦宜有也。當六庚之訖，籌捐一元以殉國。斯時墓不墓，祭不祭，先生弗計及。岳枝向南，王塚獨青。後世慨先生之百挫，聞關仰先生之再拜從容。此墓之所以脩，田之所以出，祭之所以起也。豐嶺羅高，字峻極，於先生爲同邑，爲同鄉。飲先

生清光佩先生幽馥。多歷年所。每自興嘆。無以識景行之私。爰就封下。置圭田十畝。爲先生子孫歲時拜掃之供。吾意春雨秋霜。奉嘗謁祀。俎豆席芻。鬱鬯酌菲。舉亭潮陽之英風凜凜。有時黯然萃於此乎。南劍空坑之寸丹耿耿。有時勃然見於此乎。燕京柴市之正氣堂堂。有時浩然來於此乎。於戲。先生之忠義並秦華塞宇宙精神。雖無所不之。而體魄所棲以安者。實在於茲。然則峻極之舉。誠盛心也。田入如千年峻極之冢嗣。絞恐父之名。雖著於郡乘。爲可信。不若有辭。勒諸祠球。爲可久。用是先生之裔孫承蔭。協謀請記於予。詞慚皇甫。語愧淮西。奚敢贅隻字於其間哉。雖然。事又不容於不紀也。封田以祀墓者。固峻極仰止之良心。舊時祭田。間亦有漁侵蠶食之者。又不識此心爲何物。繼今而後。抑不知是山間有覬覦之否乎。所可恃者。先生之特忠鉅節。與烏兔爭光。覆載同久。百千萬世之所敬慕者也。萬一晦蝕。必有泰山喬嶽者。體峻極之盛心。爲之恢復云。

文信國公祠堂祭田記

彭序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廬陵文山之麓。舊有祭田。爲豪強侵奪。世遠人亡。漫不可復。成化丁酉春。一峯羅先生謁祠。聞而悵嘆者累日。時副憲洪君性萬善觀風。至郡。一峯爲書。令公九世孫繼宗馳達行臺。蓋欲求田以供祭也。副憲嘉納。了無難色。適萬安縣民蕭麗漢得無主古窖銀。遂獻于官。洪顧郡守曰。此銀自天來也。得非信國之靈乎。不擾官。不病民。而田資已具有。能以田售者。宜倍直以償。於是售者益衆。乃得

膏腴十畝。卽公舊隱基也。元季兵燹。廢以爲田。洪益喜曰。是田匪直得以供公之祭祀。抑且得以復公之舊基。一舉兩得。不可無文以示久遠。乃屬記於序。序曰。信國忠義冠絕古今。顧序何人而敢置喙其間。洪曰。以子之才。於性爲同年。於信國爲同鄉。是記義不容辭於乎。宋之不振。播遷嶺海。公起兵艱棘中。千挫百折。志不少衰。意圖恢復。奈何天不助宋。宋運訖錄。公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而忠肝義膽。昭天地。貫金石。與日月爭光。千萬世猶一日也。後之論者。謂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公一人耳。雖世享鄉邦之祀。理亦宜矣。此一峯先生之悵嘆。副憲太守之用心。非私於公。爲世教慮忠義勸也。故今鄉有忠烈祠。四時之奠獻。官有忠節祠。春秋祭祀。享瞻其祠。視其田。雖四方行道之人。猶將敬慕愛護之不暇。矧鄉邑里鄰。可萌一毫慢侮侵奪之心乎。而華夏外夷。亦知公之孤忠大節者。猶能景仰師法。其萬一。況子孫承祀。可不激昂奮發。襲芳趾美。以求無愧於其先乎。是記之作。非徒詔其後。亦以表勸鄉國云。

重修富田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遭迺於臨安。更歷筠宜洪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間關於平江毘陵真揚閩浙。流離顛頓於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於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風萬世之人臣也。蹤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毀淫祠。以就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念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

今佛老之慮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貨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公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於分守參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等之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國何有於家炎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風也宋室不綱土宇崩裂勢有緩急此一時矣滄桑變革骨肉仇讎善和之墟若敖之鬼亦豈其所欲哉猶子吾兒之句先生固已計之而未嘗大遠於人情此亦一時也當其在國也國爲重而身爲輕及其不救重其身者亦所以重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瀆之見哉使元而果於不殺則黃冠故里出備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待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爲而未有深知其心者此非意及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於意氣盛迫於利害拚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槩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悟後語乎必至於是而後深達夫死生之故夫達死生之故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大所以能風萬世而所在祠之者也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

徘徊先世丘壠而歎歎過其故鄉歲時蒸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穆効駿奔爲深恥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瞻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限卒之煙沉澌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則唾詈之卽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賢雖存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亦萬世之鑒也因大息而附于記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誼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禪將之士不知爲何如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吟嘯集

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見及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也。元統改元十二月朔。參議中書省相臺許有壬序。

文山先生文集序

韓雍

古今論文者。僉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聲也。心之所存有邪正。則發言爲文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掉臂一詩。而知丁謂之不忠。卒之皆如其言。信乎人可以言而觀。然校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爲人終不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有定守。觀於宋丞相文山先生。可徵矣。先生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氣。而充之以正心之學。自其少時。游學宮。見鄉先生忠節祠。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及舉進士。奉廷對。識者論其所對。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已而值時多艱。詔諸路勤王。先生捧詔涕泣。且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爲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敘事。或寫懷詠物。或弔古而傷今。大篇短章。宏衍鉅麗。嚴峻剴切。皆惓惓焉愛君憂國之誠。匡濟恢復之計。至其自誓盡忠死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爲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而爲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旣而國

事已去。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從。卒之南向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傳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先生有之。而視世之靜言庸遠者。異矣。宜其文之足徵而傳世也。雖然。文章傳世。以其闡世教也。使無補於世教。雖工何益。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之人。爭先快觀。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以扶天常。以植人紀。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之氣。其於世教。重有補焉。故予因按察副使陳价維藩請。序其編次之由。不辭譚陋而書之。蓋將以爲同志勸。且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厲也。

文山別集序

王守仁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文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自述。世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爲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涕下。裂臂扼腕。思喪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所盡其盡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斬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盡言之何由。以及乎人。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有以傳。是又與人爲善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斬世之

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族裔。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守仁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兄承蔭。命其子庠生繼宗。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餘。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爾已。

文山先生全集序

鄒懋卿

京府先師廟之西隅。有故宋信國公文山先生祠。乃我皇祖驅胡之後。卽於就義之所。追祀之。所以闡忠烈風世教也。予祇役京府之三日。行釋菜禮于先師廟。得遂展謁先生神爽。耿耿若生。良用感愴。乃進諸生於堂。相與下上其事者移時。既又得先生之文集而讀焉。三復嘆息。不忍置。乃作而言曰。武興而伯夷叩馬。漢亡而武侯討賊。夫豈昧於時勢哉。蓋有見於君臣之義。不可解焉者也。採薇一歌。萬世傳誦。出師二表。讀者流涕。亦其義之相感而然耳。古之君子。必於天理民彝。大倫大法。而見之。明守之。固行之。決然大節不虧。而其文章勳業。愈遠而彌章。雖死而不朽也。宋元之際。乾綱絕紐。禽獸制人。姦者逼荒。懦者俛降。胥天下以與夷狄。而以免死爲幸。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不以爲恥。臯亭之使。先生挺然獨往而無忌。京口之脫。崎嶇萬狀。思以一木支大廈之傾。雖瀕萬死而無悔。死之日。宋亡已。

七年崖山亡亦四年。報宋一心愈挫愈厲。而竟無渝於其初。故其發諸文詞。昭若日星。轟若雷霆。而慷慨激烈。無非忠義所形。至今誦其言。想其風旨。真足以寒姦邪之膽。而起吾人淩厲之氣。先生蓋後伯夷武侯而作者。而精忠峻節。貫日凌霜。天網賴以立。民彝賴以正。萬世之大防。賴以植。其身雖死。其文固未喪也。視昔之賈餘慶陳宜中輩。直蕩苴耳。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言守死。非篤信不能也。篤信則誠。誠則明。明則自足以善道。孔子之所以不惑不憂不懼。孟子之所以不淫不移不屈。皆此道也。先生以弘毅之資。而充之以聖賢之學。故大廷之對。以法天不息爲言。而帶留之贊。以仁至義盡終焉。匪誠積於中。何至死不變若是耶。人徒知先生之忠之文也。而不知其一本於誠。故特表而出之。於是乎反覆是集而編次之。統而名之曰文山先生全集。中有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爲拾遺。後世爲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爲續錄。凡若干卷。遂以授河間守董君策。俾教諭嚴順校正。知縣甯寵刻之。

文山舊隱祠記

王育仁

宋丞相文山先生。從容就義於國祚既終之餘。報宋室養士之功。數百年來。仰其忠者。以先生生前蹤跡之所至。卽其精神之所寓。故所在成立祠度祀之。距富田里許。南崖之隩。有所謂文山者。其山水之林立。亭橋之基置。具先生所爲觀大水記。及自敘紀年錄中。可按也。以今考之。則先生以湖南運判

免歸之日。嘗搆道體堂於其地。無日不與賓友徜徉其間。而讀其獄中所貽弟璧書。又特諄諄於作寺文山。我廟其中之語。然則先生生前蹤跡之所歷。與其精神之所鍾。其眷戀於此者。視之他所。爲尤篤矣。顧可無祠以慰其靈哉。更元之世。廢於兵燹。夷爲田疇。明興。成化中。一峯羅先生。嘗白諸臬司。贖以淡金。得腴田十畝。然未有以祠之。嘉靖丁亥。余宗之居富田古城者。其彥曰喬相。嘗徘徊南北崖中。慨然捐己費若干金。鳩工聚材。託先生十一世孫毓彥者。測前田十之二。而構祠焉。其制。瞰江潭爲門。題曰文山舊隱。門之後爲堂。仍其故額。曰道體。而外則曰慕忠祠。塑先生之像。巋坐其中。堂之後爲傑閣。其下額曰南崖書院。俾鄉之人士。羣而習讀焉。其上則取先生所自述其閑居獨樂意。嘗超然之語。而額之曰超然閣。祠之東。後葺庵一所。令持齋呪者。居守其中。則又摘取先生貽書之旨。而名之曰廟中庵。由門而堂而閣。其間皆延以廊。墀。繚以周垣。其材唯榱椽用木。四周牆壁。則盡以磚爲之。用備不戒。先生生於宋丙申。仲夏二日。就義於元壬午季冬九日。祠旣訖。二相復就近買田十畝。以供祭費。每歲舉祀。在冬令。先生之裔主之。而夏則主以相之後。歷千百世。約爲常。相之用意。良亦悉且勤矣。文氏之裔熙等。謂其善不可沒也。欲上其事於郡邑。旌異之。相固謝不可。曰。此吾鄉子弟所以敬事鄉先生之分也。奚名之敢居。相傾貲舉義。竟其身無餘積。以遺其嗣。故其子化鵬。家徒四壁立。然每與仁相過。從論天地萬物一體之學。問及厥父建祠于末。輒欣欣然。歲時益嚴掃奠之役。相沒之六年。熙等乃刻

其主奉之閣中。每祭畢。則拜奠之。頃仁往遊其地。文勳及其從姪孫學柳等。又屬爲記。以傳之。有永仁因諗於化鵬曰。子觀諸先生之忠。與爾先人所以祠先生之意。尙何疑於一體之說乎。夫人臣之忠。其君根於所性。無智愚。無古今。感於此。應於彼。物乎其不可遏者也。先生沒。必俎豆之志。已見於遊觀鄉祠之日。則其國亡與亡之情。根於一體者。遠矣。故其終身所歷。分宜自盡。不敢忍默。以便身。身所當全。未嘗冒死以快心。心既無媿。不復偷生以害義。仁爲己任之語。嘗序之。忠孝提綱矣。夫豈以倖倖爲節。而又何計其人之諒否。名之顯晦。世之祠與不祠哉。然當其時。豪悍萬人隨之。淮潭諸路響應之。趙時賞代之。督府諸忠義翼之。王炎午爲文速之。十義士瘞之。而迨其後世。則順天祠之於學宮。鄉郡祠之於螺山。於富田。里人羅高者。又割田祭之於其墓。而文山舊隱。則爾先人之經紀。其祠祭也。如經紀其家。其敬事先生也。如祀其先。且不欲以其名聞於世。而子又能繼其志。噫。彼有教化之責者。其爲之尙欲以風於世。如二鄉彥所營。則奚所利。而孳孳若是哉。毋亦忠君之心。人人所同。卽四海之遠。問世之久。觸之斯動。扣之斯應。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或爾先人所以建祠之心。而彼自忘之也。化鵬聞予言。躍然曰。使先子可作。聆子斯論。當有感感然於心者矣。因次第其言。授之學柳。饒諸道禮堂中。以勗於二姓之後。裨相與世守夫祠祀。以不墜其先德云。時則大明萬曆二年甲戌仲春望日也。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天下宗周矣。而伯夷叔齊終不食其粟。遂餓而死。韓趙魏共分晉地矣。而豫讓必爲智伯報仇。竟殺其身。仁者之志。存亡不易。義者之節。盛衰不改。固如是乎。三宮北上矣。益王殂于井澳矣。衛王赴海死矣。而丞相文公志節益堅。困辱之。摧折之。甘言以嘗之。重祿以啖之。迄莫能奪之。而竟死之。噫。蓋與三子者同諒矣。公此數詩。意其在燕獄時所書。其歲當別致也。今去宋一百四十年。忠義之氣。感激之詞。筆勢勁拔。猶燁燁楮素間。如龍跳虎躍。不可褻玩。狎視。二心之臣。見之而不掩魄。則吾弗信。

文丞相像贊

孫燧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脈尙存也。流離顛沛。惟恐不得其生。及國脈既絕也。慷慨從容。惟恐不得其死。求生匪生。求死匪死。生死惟求。成就一是。丈夫事業。固每如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嚼齧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空。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忽埋玉骨崖山側。蓼莪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萋弘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嘆息。有弟有弟隔風雪。音息不通鴈飛絕。獨處空廬坐繅綫。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

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地收。兄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神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
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饑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
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饑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腐
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顏如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
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呵護六
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
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哭文丞相詩

虞伯生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時。

跋文山先生集後

新安潘侃曰。宋之亡也。其仗節不屈之臣。死于國事者。衆矣。然成仁取義。未有若先生之烈者。蓋其所見之大。所養之素。其志定而氣完。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古今。而弗顧也。夫慷慨就義。蹈白刃而志不奪。壯士猶可能之。先生應詔勤王。豪傑響應。間關險難。百挫彌堅。非有忠貞固結于人心。其能爾耶。仗大義以感諸將。成敗利鈍。不以動其心。其濟則宗社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故相江萬里。奇其志節。委以世道之責。亦有見於此已。今誦其詩。讀其書。其精忠英烈之風。可以正人心。而植天常。况其時志存匡復。與之周旋于患難者。有弗以身殉國者哉。楊文貞謂先生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閑。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嗟夫。宋至德祐。宋亡矣。天命之去。非一士之能挽。先生非不知也。義勝者謀應。人衆者功濟。興復之志。有死無二。人定勝天之說。意或其幾乎。及其歷履萬死。事無可爲。國亡與亡。從容伏鎗。先生之在我者。既盡矣。天命之去。留弗計也。卽先生之忠義。以觀其文章。讀先生之文章。以想其情采。斯集之傳。其浩然剛大者。充塞兩間。而流行宇宙。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余令光澤。爲應舉。胡公屬吏。公生先生之鄉。學其學。而愛其文。且其光明俊偉之行。甚似之。刻其集。以淑來學。誠於世教。有補已。謹拜手而爲之書其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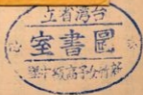
萬曆三年季夏三日

文山先生全集

歐文山先生集校

書 碼
CALL NO.
登錄號
ACCESSION NO.

慶和圖書經銷有限公司製
台北 TEL: (02) 368-5177
(02) 365-2727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全生先山文
册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著作者
文
天
祥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汪

◆C五五九

新竹女中圖書館



008984

